

书香沁人心脾
悦读精彩人生

格致书院

第156期

读书之道

愉快的读书人

按照一般习惯,读书人被称作读者。我不喜欢这个“者”字。我更愿意把自己称作读书人。我是个小说家,也是职业小说家,我这里说的读书专指读小说。书即小说。

阅读是一门学问,很深很大的一门学问。但是许多人都未曾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大多数读书人最终只不过读读而已,未能够从阅读中获取更多滋养的原因。另有一些读者,他们每读一本好书便有所得,因而神态都在进步;究其缘故,皆由于借了上天赋予的灵性在阅读时深得要领,轻易窥到了书中奥妙所在。他们真是一帮幸运的家伙!更重要的,读书使他们生活增加了莫大的乐趣,生活因此变得有趣也有弹性了。有谁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趣更有弹性呢?上帝假小说家之手造出小说,应该是让人们乏味的日常生活多出一份有趣来;如果不是这样,小说这东西岂不成了另一根盲肠?我因此很为自己的(小说家)职业而得意,说它是模仿上帝的特殊职业,无中生有的职业,真正富于创造性的行当。给生活平添乐趣不是既光荣又伟大的事业吗?

因此可以说,小说这东西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做出过非凡的实质性的贡献。我这里用一个“过”字,是想说它曾经做出,也是想说它今天已经不那么重要,这是我们这些做小说人的真正悲哀。今天的生活真正的丰富多彩了,人们终于可以没有小说也会舒展自在乐趣多多。小说将永远植入只有少数人才去关心的万劫不复之中。但是做小说人却已无退路,他不可能在做了几十年小说之后改行去学习一门新的手艺,他只有继续为着眼见着减少且越来越少的读者写下去一条路。我们静候读者少到极限,之后只为他们。让他们和我们成为最后的贵族。

马原

书虫故事

鲁迅在“三味书屋”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霸王的小鬼。”

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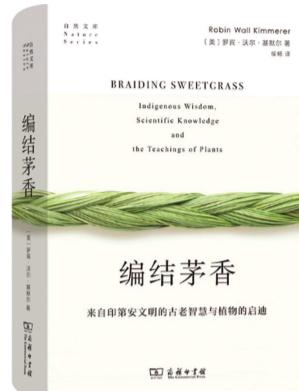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

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K 阅读经典

与植物相伴,他乡便是故乡

■ 吴燕



《编结茅香:来自印第安文明的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 [美] 罗宾·沃尔·基默尔著, 侯畅译, 商务印书馆 2023年1月出版

多年之前,或者更确切地说,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一位印第安女孩在大学新生入学面试的时候曾被导师发问:“为什么要选择植物学专业?”当时,这位自幼便与植物相伴的女孩回答说,因为想研究为什么紫莞和一枝黄花搭配起来那么美。

这个答案让导师露出了失望却不失礼貌的微笑,他告诉女孩:“那并不是科学,植物学家所关心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事。”尽管如此,导师还是将她分到了普通植物学的班级,希望她能了解“植物学究竟是什么”。这位印第安女孩就这样开始了她的“科学”生涯,看起来有些误打误撞。

多年之后,这位女孩成为了大学植物学教授。回想当年,她已然明白,她所着迷的那个问题之所以不在植物学家关心的范围,并非“因为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实在是太狭隘”,而那个问题“太宏大,不是科学所能触及的”。

这段往事出自罗宾·沃尔·基默尔的著作《编结茅香:来自印第安文明的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基默尔是一位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的写作者,因为她的身份和角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北美印第安原住民后裔、波塔瓦托米部落的一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生物学教授、知名森林生态学家、女儿眼中的园丁……她还坚信自己的天职是一名19世纪的农妇,一边唱歌,一边收获果实、料理家务……

都说人的一生无法延展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延展生命的宽度,而生命的宽度来自广阔的视野,基默尔的经历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她接受过现代植物学教育,却从未离开过她所钟爱的大地和生长在那里作为生命的植物,并因此在植物学家和原住民之间自由切换,用不同角色特有的眼光打量生命世界。

全书开始于原住民口头相传的天女的故事。下落的天女来到了我们生活的大地,

在下落途中得到了动物们的帮助。她也带来了所有植物的果实和种子,以答谢动物们的温柔对待,于是就有了最初的生机勃勃的人类。

在所有的植物中,茅香是最早种在大地上的植物,它的香气源自天女的甜蜜回忆,因此,它也被基默尔所生活的部落族人尊为四大神圣植物之一。关于茅香,基默尔写道:“把它放在鼻子下边,你能闻到蜂蜜香草的气息,其间还有河水与黑色泥土的清香……在我们的语言中,它叫维英伽什克,意思是大地母亲甜美芬芳的秀发。”

我在北方春末夏初的夜晚读到这个充满香气的传说,彼时夜雨淅沥,空气中也正弥漫着青草和湿润土地的清新气息。其实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见过茅香,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基默尔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甜美。

基默尔的书里不只有香气和传说。她在大学里讲授植物学和生态学课程,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努力解释天女的花园,也就是所谓‘全球生态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表述实在不像出自植物学教授之口,但却让我对这本书的铺展充满期待,因为我隐约觉得它多半像是一个真实的寓言,一个关于科学与传统知识以及人与大地的寓言。

作为大学教师,她在讲授普通植物学之初,曾一度像其他教师一样在阶梯教室里用幻灯片、图表来讲述植物的故事。但她最终意识到,她所面对的年轻学生有着与她少年时代完全不同的经历:他们大多数从未亲近过泥土和种子,也从来不知道花朵是如何华丽转身,成为诱人的果实。

在她看来,“一个无法看到土地、不懂得博物学、不了解自然力量之优雅流动的人”自然是无法学好生物学的,因此,她将每年的秋季课程改在园子里进行,她相信那片土地上有“最好的老师”,她还曾带着学生到山地露营考察,认识植物、收集树根、编织香蒲筐,并且享用了香蒲烧串和花粉煎饼。

在这片开阔的“教室”里,她和学生们不仅取用了来自自然的礼物,还热烈地讨论了如何向自然回馈以实现互惠的关系。这些讨论让基默尔感到欣喜,因为她的生活和受到的教育都让她时时提醒自己,要把世界看成一件礼物,并回报以礼物,唯其如此,我们才会真正关心每一个生灵的命运,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而现在,学生们在与大地和植物的亲密接触中已有所领悟。

对于基默尔老师的良苦用心,学生们深谙其意。在山间篝火旁,学生们唱起自己创作的歌,作为送给基默尔老师的礼物。当他们唱出“无论我漂泊到何方,只要与植物在一起就是故乡”时,基默尔不禁感叹:“再也没有比这更完美的礼物了!”

与植物相伴,他乡便是故乡。

这个表达很有诗意,但这本书并不只是对人与大地之关系的诗意图式,它更像是一部写给所有生活在大地草木之间的原住民的伦理手册。

自始至终,这本书都在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某个地方的原住民,这个身份

意味着什么?假如我们认同“无论漂泊到何方,只要与植物在一起就是故乡”,那么这种对故乡以及我们作为大地上的原住民身份的认同又意味着什么?

显然,这并不仅意味着某种乡愁,更包含某种责任。基默尔提醒我们说,“成为一个地方的原住民,意味着你在生活的时候也要为子孙的未来考虑”。比如,“怀着敬意使用植物”“不要索取超自身需要的东西”就是其中首要的信条。

基默尔自幼生长的部落有一句古老的教诲:“要是我们怀着敬意来使用植物的话,它就会长得很好。”当她指导的学生劳里想要做些有具体意义的研究时,她建议去研究一下不同的采摘方式是否会影响茅香的数量。

“怀着敬意对待植物”的表达,让许多植物学家感到有点玄,所以毫无意外,这项研究一开始曾遭到教授们的质疑。而最终这名勤奋的学生用细致观察的数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出人意料的是,衰退的田地并非他们预期中遭到采摘的那些,而是未经采摘的对照组。当院长发问实验结果是否“在暗示没有采摘的草因为被忽视所以内心受伤了”时,劳里给出了一个草类植物补偿性生长的科学解释,用教授们能够认同的表达来说就是,“采摘的过程使种群密度下降了,这就让剩下的草芽能够拥有更多的空间和阳光,进而作出反应,迅速繁殖”。

在基默尔看来,所谓实验,就是“倾听和翻译其他生灵所拥有的知识”。劳里的实验正是如此,她认真倾听了茅香拥有的知识,并且将其翻译成科学的语言。这为劳里赢得了科学家的掌声。

过去科学家往往相信,要保护某个正在减少的物种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去管它,让人类远离它。但这个关于茅香采摘方式的研究告诉我们,对于茅香而言,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是生命攸关的一部分。“怀着敬意对待植物”,并非是对大地的慷慨赠予保持距离、视而不见,而是可持续采摘、“过半不取”。

始于一句古老教诲,终于一个科学解释,科学与传统知识在劳里的实验中完美相遇。不过,在基默尔的书里,这样的相遇并不只有一两次。在她看来,“科学与传统知识也许会问不同的问题、讲不同的语言,但是当它们都真正地聆听植物的声音时,它们或许会有交集”。

作为北美印第安原住民后裔的基默尔,着迷于紫色的紫莞与黄色的一枝黄花何以搭配得如此美丽,并且渴望寻找所有那些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背后隐藏的关联;作为科学家的基默尔,学会了将复杂的东西分解成最小单元,却从未因此忘记聆听植物的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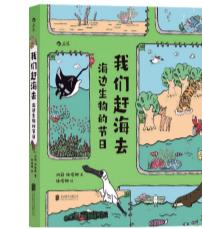
她以自己念念不忘的紫莞和一枝黄花作比,提醒我们:“科学与传统的知识能不能像紫色和黄色一样,像紫莞和一枝黄花一样?当我们同时用这两种视角的话,我们看到的世界会更完整。”其实,这也是来自植物世界的智慧,要用心感受才能体会。

K 格致书架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种子(第一卷、第二卷)》, 杜燕主编,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本书着重介绍了我国56科160种具有代表性的珍稀濒危植物的种子信息。重点描述这些物种果实和种子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介绍了花果期、传播体类型及传播方式、种子的贮藏特性和萌发特性,同时提供了物种分布、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濒危原因等详细信息。书中还配有2000多张照片来进行展示和说明。



《我们赶海去:海边生物的节日》, 刘毅、林俊卿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3年4月出版

本书讲述的是一整年的故事。在海边的红树林,这一年异彩纷呈:从一年伊始的元旦到12月的国际志愿者日,在30个关于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节日里,本书的主角“石小黄”认识了许多新伙伴,包括“海底风筝”蝠鲼、爱晒太阳的海天牛、四处旅行的海蜗牛、红树林里的孟加拉虎、“碎壳小能手”馒头蟹、“自带饭勺”飞来越冬的勺嘴鹬……



《中国手工纸工艺与纤维分析图释》, 陈刚、赵汝轩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本书作者10余年田野调查积累的材料包括数以万计的图片和数百种原料、工艺明确的手工纸实物样品,此次选择其中50余种具有代表性的手工纸,结合图片简介及其制作工艺,对纸张纤维的组成、形态进行分析解说。



《如何阅读西方经典》, [美]苏珊·怀斯·鲍尔著, 孙大强、关颖泽,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本书的主旨是通过古典教育的方法引导读者阅读西方经典之作。与“古典”或“古典教育”息息相关的是“Liberal arts”, 即“自由艺术”或“博雅教育”。而这也涉及古希腊柏拉图的雅典学院提出的“自由七艺”: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从本书所介绍的六个领域(小说、自传、历史与政治、戏剧、诗歌、科学)以及阅读的三个层次(语法、逻辑、修辞)来看,这是作者在向“自由七艺”致敬。



《寻纸》, 汪帆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本书作者以亲身经历结合专业视角,考察了各地传统手工造纸技艺及传承现状,用散文式的笔法记录其寻纸的过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探寻手工造纸技术孜孜不倦的坚持,并勾勒出一幅当代中国传统手工纸制造业的现实画卷。学的实验室、南非开普敦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再去往喜马拉雅山脉以及热带雨林的加里曼丹岛,通过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动物进食故事,找到了生物营养问题的终极答案。

行星的影响比古人想像得更“玄”



《行星》,
[英]布赖恩·考克斯、安德鲁·科恩著, 朱达一、周元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造成的。正是木星这个“行星之王”,让人类不必瑟缩在恐龙的巨大阴影之下。那么,人类文明将来是否会遭遇与恐龙灭绝一样的命运?近年来,针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应对方方面面时常见诸媒体,正是我们对行星知识理解不断深入的体现。

那么,我们是否能做到周星驰那句经典笑言“地球很危险,快点回火星”呢?自19世纪以来,人们就幻想前往火星定居,因为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火星上有疑似平原、山脉乃至运河的地形。但目前根据包括我国“天问一号”在内的多个探测器登陆火星发回的数据,我们并未找到所谓火星文明的证据。

不过,火星确实和地球一样,拥有各种各样的地质地貌,而且更为宏伟壮观。火星沉积岩中的岩石还能告诉我们“数十亿年前的故事,比如火星是否曾经宜居、何时宜居以及这一时期持续了多久。就像地球上大

峡谷中裸露的岩层揭示了地球的故事”。科学家推测,大约35亿年前是火星上最潮湿的时期,在30亿年前,火星已经具备生命诞生的所有条件。

火星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最近10年间,由于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雄心壮志和实际参与,移民火星计划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有人视之为不切实际的狂想,更有人视之为骗局。

本书图文并茂地介绍学界对行星的最新认识,又对各种探测手段进行了科普,除了让读者对太阳系有一种新奇壮丽的愉悦感受之外,其落脚点是要为近乎“屠龙之术”的行星科学和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太空探索而辩护。

具体来说,一方面如上所言,地球资源有限而太阳系资源近乎无限,探索、利用太阳系可以稍缓人类崛起之争,达到“曲线救地球”的目的。

另一方面,作者深知恒星演化的规律,始终对以下事实心有戚戚焉:我们的太阳将在数十亿年后膨胀老去,地球最终也会像数十亿年前金星一样,从气候宜人、水汽充盈变成炼狱火海。到那时,现在冰封万里的那几颗木、土卫星是否变得如现在的地球那样宜居也未可知。

虽然,现在的行星探测活动和知识收集便是人类移民该地前所做的必要准备。至于现在是否正当其时,又可作“流浪地球”之备选方案,读者自有判断。 陈志辉